

“我与科大的故事”征文

1980年秋季开学后的一个中午,科大东校区四牌楼152楼308寝室。当大家正准备像往常一样午休,杨力祥同学拿出一盒他从北京带来的磁带,用他的盒式单卡录音机,播放了一段古典音乐。随着乐曲中那著名的命运叩门声响起,我们都被震撼了。当时播放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也被称为《命运交响曲》。在时而铿锵有力、时而悠扬悦耳的旋律中,寝室里所有的同学,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全都一动不动,仿佛除了音乐之外,一切都凝固了。约30分钟的《命运交响曲》不知不觉就结束了,但大家还沉浸在音乐的回味之中。听一遍不够,再播放一遍,结果那天大家都没有午休。

如果我们把1980年至1982年科大古典音乐欣赏当作一个婴儿,那么这个婴儿就是这一天中午在152楼308室诞生的。

科大古典音乐欣赏的婴儿诞生之后,很快就在152楼3楼782宿舍的楼道里传开,同学们的热情和喜爱,是婴儿的最好乳汁。虽然经过文革10年浩劫,很多同学是第一次接触到古典音乐,但和当年港台歌星的流行歌曲相比,古典音乐对我们科大学生似乎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记得当时常有的一个场景是,经过一天紧张学习后,308室挤满了欣赏

科大的那些古典乐事

✱ 1978级 池涵

写在前面

上世纪80年代初,科大2系(物理系)学生会发起并组织了一系列古典音乐欣赏活动,在校园掀起了第一波古典音乐热。几年间,举办了大大小小几十场古典音乐欣赏会,先后邀请了著名钢琴家殷承宗、指挥大师李德伦、著名歌唱家刘秉义和叶佩英以及其他许多省内外知名音乐人士来科大讲学和演出。弹指一挥间,30多年过去了!回忆当年古典音乐欣赏在科大的兴起和热潮,重温李德伦和殷承宗来科大的难忘场景和趣事,依然无比亲切。这里就把渐渐模糊的一些画面记录下来,谨此献给母校60周年校庆。



2系学生会78级成员(从左至右):蔡坚勇、周广闻、侯建国院士、池涵(作者)、杨力祥、耿纯、彭兴、许牧华。

古典音乐的同学,直到熄灯还意犹未尽。782古典音乐爱好者越来越多,308室显得越来越小,简单的盒式单卡录音机也渐渐让同学们感到美中不足。恰好这时王贺松同学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台学英文用的双卡(立体声)录音机,他每个周末都毫不犹豫地把这台录音机贡献给我们欣赏音乐,从而使308寝室的不定时音乐欣赏沙龙,升级为152楼3楼的副楼教室。

随着古典音乐欣赏会的听众范围不断扩大,从77级到80级,从1系到9系,常有同学对我们的古典音乐欣赏会表示钦羡赞赏。很多同学晚自习后从楼下路过,总被楼上优美的旋律吸引上来。曾有一位同学跟我们说,晚上做完吉米多维奇的数学练习题后,来听半小时古典音乐,真是放松和享受!也有不少同学因为来到时古典音乐欣赏会已近尾声而感到遗憾。为此,783的卢跃列和徐光明同学建议我们每次音乐欣赏会前张贴海报,还有同学要求我们每次音乐欣赏前对曲目的背景做些介绍,等等。以后常在报栏出现的2系学生会古典音乐欣赏海报即由此而来,杨力祥和彭兴同学的古典音乐曲目背景介绍也越讲越好。

很快,如何找到更多的音响

资料和更好的音响设备,成了我们沙龙主办者的棘手问题。所幸的是,我们的古典音乐欣赏活动得到了校团委等学校有关部门的支持。在时任团委书记的远泽清老师引荐下,杨力祥拜访了掌管科大财务大权的卢岗峰副校长,寻求学校的财务支持。卢副校长在当时极其紧张的学校经费中,挤出了整整两万元支持我们的古典音乐欣赏活动。80年代初的两万元人民币,可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笔专款彻底解决了我们无米之炊的难题,古典音乐欣赏活动得以更加蒸蒸日上。

1981年,我们通过校团委购置了555牌双卡音响,并在安徽省外文书店订购了上千盒古典音乐原版磁带,这在当时的全国高校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后来在邀请李德伦大师来科大时,当杨力祥提及我们所拥有的古典音乐资产时,李大师赞叹不已。

拥有555牌双卡音响和上千盒古典音乐原版磁带,不但使我们的音乐欣赏活动如虎添翼,也为全校的古典音乐爱好者提供了翻录的机会和方便。当时,这些古典音乐的音响资产由校团委负责保管。由于翻录需求,152楼2楼校团委办公室常常门庭若市,应接不暇,这也是当时科大校园古典音乐欣赏盛况的另一景象。

中国科大赋

✱ 张从莲

中华科大,红专并进;精神传统,理实交融。六十载华诞,初心不改;一甲子春秋,岁月峥嵘。校址当今,据三国之旧地;规模时下,汇九州之贤能。树清刚之风范兮,近包拯之故里;开壮阔之气象兮,有吴王之遗踪。不惧征程之远,学子得泽;敢为天下之先,科技建功。春和景明,桃李兮芬芳;华诞庆典,兰桂兮葱茏。

创建兮昔年,树普惠中华之要旨;筹备兮当初,启助力复兴之征程。以科教报国兮,明德笃学;为中华圆梦兮,创新精诚。甲子庆典兮,展文化之自信,青春年华兮,抒盛世之清明。创科学之大宗,于合肥聚秀;毓家国之多士,利中国储英。甲子轮回,岁在戊戌之清秋;书声依

旧,业钟母校之浓情。科技关乎国运,光大训言;学府共乎盛世,恢宏校名。立根造化佳处,滋孺子牛之精神;传播教泽雨露,毓也西湖之清灵。桃花坡上,春风化雨,超然物外;一鉴亭前,秋水寒碧,领袖群伦。名校之美,朝观秀色,万重云光;学府之胜,暮随落霞,一洗天青。

育人为本,学术为根;报国为魂,创新为宗。文脉精华,一甲子传统;务实要旨,六十年相承。立德树人,如草木之葳蕤,层林叠乎远翠;求学报国,似阆苑之馥郁,明月照乎芳亭。襟怀博大兮,以长江之浩浩,学水归下;立意高远兮,则山岳之巍巍,从善如登。勤学苦练,壮科学之大观;精益求精,处山水之蓬瀛。校舍楼宇,展名校之盛迹;园林盛景,披山晖之兰汀。名师授业兮,传道科技;士子向学兮,秀颖芳丛。创新而进取,德才兮兼善;求真而致用,时务兮融通。海内学子,起名校而驰誉;合肥教泽,振木铎以发声。

惟磐石之至坚,不忘初心;受教化之浸润,方得始终。校园隐秀,听书声之朗朗;学院所处,环草木之青青。莘莘学子,观之胜景,惜时进取;巍巍贤达,知其渊源,薪火传赓。三次创业,发荆山之璞玉;几回变迁,毓盛世之精英。学科完备,所长并茂;名师荟萃,术业双清。岁与时驰,风云聚散;水流花飞,学子递增。寻我辈之记忆,不忘当年;念恩师之教诲,自省德行。莘莘学子,步履所及,神州域外;悠悠此心,萦绕所在,慈母怀中。修诚如石,千帆竞秀;感恩母校,一派宗风。办学方略,光前裕后;发展成果,圆梦腾龙。

民族之强,根在科技;家国之胜,源自初衷。沐科学之光华,脚踏实地;受初心之引导,德修笃诚。俊彦兮万千,接苍天云水;湖山兮百代,耀教泽明灯。谨谨求实,乘势进取;团结创新,昌明校风。华诞庆典,传千秋之教泽;章句辞赋,弘万代之典型。刻之金石,激后人而永励;成于文字,为来者以自明。(作者系贵州诗人,曾在科大陪读自修)



中国科大是新中国在1958年创立的新型大学。确定的办学方针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科大校歌是首任校长郭沫若作词,周恩来亲自改定,抗大校歌作曲者吕骥作曲。里面有一句歌词,叫“理实交融”,特别代表了科大与其他学校风格的不同。我在中国科大前后学习了7年,在中科院工作了5年,后在北大执教了近20年。但是科大的生活历程至今依然清晰如昨。

我是1962年秋天进的中国科大。同年十月一日国庆节的晚上,首次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学生广场舞会。让我深刻印象的是,当时,北大、清华等兄弟院校学生都在热烈地跳交际舞,只有科大学生例外。在那种热烈的氛围下,竟有许多学生拿了个小小本在背外语单词。那时候有一个顺口溜:“穷清华,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说的是清华对家庭困难学生有很多补助,穷人家孩子多想报考清华工科;北大富家子弟很多,喜欢人文和政治活动;而科大学生特别能吃苦,很有拼命

精神。因为中国科大是新学校,生活条件较差,但多为科学家教课,眼界高跨度大,学业竞争非常激烈。几乎所有学生都晚睡早起,吃饭排队时都在背外文单词。

我刚到科大时,发现学生的生活作风差别很大。北京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学生文学艺术修养很高,上海来的学生做数学难题比较灵活,福建、安徽来的学生很能吃苦。我记得班上有福建农村来的学生,夏天竟然不穿鞋,赤脚在煤渣路上奔跑如履平地。相比之下,我这个上海来的学生,成绩虽然好,劳动就比不上农村来的同学。科大当时提倡的学风是学习抗大革命精神,艰苦奋斗。为了锻炼的身体和意志,我学习农村同学在天气不凉的时候打赤脚。开始走在煤渣路上脚底扎得很痛。坚持下来,从玉泉路校区走到王府井来回几小时都不觉得累,为我后来下乡参加四

清,和农民同吃同住打下了基础。1962到1963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大家响应号召减少粮食定量。经常上课到上午十点肚子就饿了。而科学家讲课常常要过了中午才下课,才能冲进食堂。南方人喜欢吃大米,北方人喜欢吃馒头。我却发现玉米窝头最经饿。就常拿配给的馒头和其他同学换窝头吃。在农村四清没有菜,吃的是玉米碴饼和大葱蘸酱。那时候,白天参加体力劳动,晚上开会,睡得很少,生活很艰苦,但我们都坚持下来了。

我体会到科大的“理实交融”有两条:第一,实验科学家对科学理论也要有高深素养,才能选择和判断实验的方向;同时理论科学家也要关心如何用实验来检验理论。科大的强项:基本粒子、天体物理、数学物理,出了很多理论与实验紧密联系成果。第二,科大物理系开设了机械制图的必修课,这在

观科大樱花有感

✱ 黄玉明

一九五八始建校,沫若赋诗唱至今。理实交融精其髓,红专并进容其神。辗转游离到合肥,北向北开回眸笑。五湖四海来学习,漂洋过海去深造。时光匆匆一甲子,平均千生一院士。校友享誉欧美洲,多有回国再励志。如虎添翼双一流,锦上添花樱花季。信言和美包万象,歌舞群芳舒英姿。雨打樱花花满地,人间四月芳菲尽。更喜桂花开九月,甲子科大天助兴。

(作者系科大教师)

难忘的科大生活

✱ 1962级 陈平

国内外物理系都是罕见的。

中国多数大学是旧中国时代建立的,基本属于教学型大学。只有中国科大是科学院创建的研究型大学。我后来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又回到北大工作,也访问过国外多所研究型大学,深知研究型大学的学风和教学型大学是有很大不同的。

那时候,在课堂上常听到科学家讲述为国攀登高峰的故事。记得中国试验成功第一个原子弹的消息,就是严济慈先生早上在课堂里提前半天宣布的,我们都热血沸腾。保卫部门干部听说了,赶紧出来要大家保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上才公开播发消息。所以,科大学生从本科阶段,就把攀登科学高峰作为自己的使命。

科大初期的教员大都来自科学院各所的科学家,大学二、三年级就开始了解和参与研究科学前沿的项目。我认为,科大在国际上面临的主要竞争者,应当是剑桥、普林斯顿大学。在科技进步加速,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衷心希望科大在新时期更上层楼,取得更大成就。